

砌好能砌的墙

□ 徐立新

文苑

16岁,父亲拜师学艺,跟一位有名的泥瓦匠,学习造房子。起初,他只能给师傅打下手:拌拌水泥浆,递递砖头。如此三年,师傅才肯将瓦刀下的功夫,倾囊相传。垒筑地基,砌砖抹墙,铺贴盖瓦,父亲渐渐样样精熟,出了师,独当一面。

请父亲造房盖屋的,大都是附近乡邻,他们对房屋的要求不高,只要结实耐用便可。可父亲未因此懈怠,他说,拿起瓦刀就要砌好墙,父亲不断自我加压,力争做到尽善尽美,细小之处,也用心至极。很快,他就在十里八乡有了口碑,成了远近闻名的泥瓦匠,找他的人越来越多。

儿时,我记得父亲每天都要早起,骑着自行车出工,直到天黑,才披着一身的星光回来。我曾在邻村的一户人家,见过正在工作的父亲:瓦刀、卷尺、吊线、抹灰刀、盛灰板,分列在他身旁,那是他的必备用具,只见他娴熟地用右手中的瓦刀,取来一些黏性很强的水泥浆,抹在左手的砖块上。然后,角对角,边对边地一块块垒砌在墙体上,墙体便一节一节地长高了。

至于砌得直不直,那就得全靠眼力了,父亲只要眯一只眼,瞄下吊线,就知道哪块砖该出一厘,哪块砖又该收一毫,接着再用瓦刀对着它们,轻轻地左敲敲,右击击,加以纠正下便可以了。

在父亲看来,只有每块砖都砌正了,

分毫不差,墙才能牢固地立于地面之上,房子才能挺直,稳当,才能经得住狂风暴雨,成为房主经久不倒的温馨家园。

造房盖屋,是体力活,都是在户外完成的,辛苦可想而知。在脏乱的工地上,常年的风吹日晒,让父亲黑黝了肤色,也酱红了手臂,人,看上去也显得格外苍老,可他从来没抱怨过。靠着手中的那把瓦刀,父亲干了一辈子的泥瓦匠,一面面砖墙在他脚下落地扎根,一层层泥沙浆被他抹平推匀,最终长成了一栋栋砖瓦房,一层层小洋楼,一围围小院落。

父亲也因此完成了养家糊口,培养子女的重任。我们兄妹几个,陆续走进了大学校园,留在了不大不小的城市里。

整整当了50年乡村泥瓦匠的父亲,在他71岁那年,被我带到上海旅游了一次。父亲没去过大城市,当看到高耸入云的金茂大厦时,他感慨不已:“我这一生,造过的房子,最高的也没超过5层,跟这摩天大楼相比,真是微不足道,没造过高楼,这是我的一大遗憾。”

父亲沉思了一会儿,又改了口,“其实也算不上遗憾,我那点功夫,也只配砌低墙,造矮房子。”

注视了一会儿金茂大厦后,他又转身面对我说道:“其实,每个人都有一碗属于自己的饭,一项足以养家糊口的长处,

不属于你的那碗,即便里面的饭再香,你也不能去吃;不会的长处,即便再长,你也不用去羡慕。做好自己能做的事,最重要,也最有意义!”

我点头,接过父亲的话:“是呀,有很多人要住豪华的高楼大厦,也有不少人要住乡下朴素的砖瓦房。乡村里那些大大方方的砖瓦房,美丽秀气的小洋楼,错落有致的小院子,不都是如您般的乡村泥瓦匠们造出来的吗?它们也温暖、亮丽了一个个村庄呀!”

“是呀,我们凭借着一己之力,改善了乡村的居住条件,美化了村容村貌,也算是有所贡献吧。”父亲略显自豪地说道。

在回来的路上,我想到了自己。看到一些知名大作家,一出手就是几万几十万字的长篇大作,我也曾羡慕过,但深知自己写不好长篇。我写短文,和父亲造矮房子是何等相似呀——他一瓦浆一块砖,用一把薄薄的瓦刀,为乡民们搭建起了一座座温暖的居所。而我,一字一句,凭一支短短的笔,也营造了一方方心灵的美好去处,两者皆有用处。

能力所及,就要竭尽所能,做到最好。砌好自己能砌的墙,造好自己能造的房子,这便是当了一辈子乡间泥瓦匠的父亲,给我的最大启示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如果,没有那场大雨

□ 吴翔

人生

2021年,历史剧《觉醒年代》的热播,让一个个鲜活的爱国青年形象呈现在大众眼前,而书生意气的英俊青年赵世炎无疑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——他将生命献给了革命,把热血洒在民国,更把爱国精神留在了中华大地。

1911年,辛亥革命在这位10岁的少年心中埋下了一生的爱国种子,14岁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,不久便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——李大钊。赵世炎一直追随李大钊,协助陈独秀等人在北京大学开展新文化运动。他吃苦耐劳,热爱读书,总是在工作之余沉浸于书中。

除此之外,赵世炎还具有超人的领导和组织能力,斯大林称赞他为“天才的组织家”。从与傅斯年、邓中夏等人共同组织五四运动到与周恩来等人成立中共欧洲支部,再到上海的三次工人起义,无一不体现著他的胆识与能力,他的每一次行动无一不体现出他对国家的热爱、为民主的奉献。他只是学生,一个平凡的青年,却是那个时代行为的领导者,更是这个新时代精神的领路人。

可惜终究是天妒英才,才华横溢败给了一场大雨。那天夜里,大雨倾盆。国民党军队早已在家中“等候”,丈母娘情急之下将窗台的花盆推下,想提醒匆匆赶回的赵世炎事情有变,勿回。可那雨不只是不解人情,还是为他着急,越大越大。花盆破碎,可声音冲淡在澎湃的雨声中,就这样,他一步步走向了危险。那一天是1927年7月18日,次日凌晨,从此世间再无赵世炎,那一年,赵世炎不过26岁,他甚至来不及看到自己第二个孩子出生。“黄昏之贼”终究还是没有等到自己的黄昏,倒在了不属于他的凌晨。雨后的那个凌晨,空气清新,阳光也好,可终是比不上黄昏那般静谧、可人。

世炎,世炎,“世态炎凉,何乐此生”,他为革命一生奔波,乱世没有善待他,可他仍追求心中所向,至死无悔。“志士不辞牺牲,革命种子已布满大江南北,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,共产党最后必将取得胜利。”这是赵世炎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。“国家”二字深深刻在他的心中,而他也将永远被世人铭记。

许多年后,他的二儿子赵施格说:“如果没有那场大雨,爸爸会看到我的出生。”赵世炎将年华献给革命、献给民主,献给乱世中未知的光明前途。当然,不只有赵世炎,100年前有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,陈延年、郭钦光……生逢乱世,但仍心向光明,他们用自己最好的年华做担保,去抵押一个想象中的理想中国。正好,今天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巨龙正在宣告你们的成功,你们赌对了,如今的繁荣盛世,如君所愿!

100年前有一群青年,他们以平凡之躯完美诠释了什么是革命精神!100年后,作为新青年的我们理应弘扬中国精神,挑起社会的重担,让世界看到这飘扬的赤旗,永不倒下!

——摘自《人生人物》



点滴

阿基拉与劫匪

□ 王蒙

阿基拉从不谴责他人,即使他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禅宗大师,也自视不高,总把自己当作普通人看待。

一天,徒弟请求大师跟他的兄长谈一谈,他兄长经常拦路抢劫,给本地人带来威胁。

大师按弟子给的地址找到了他兄长家,当夜待在那里,大师和他兄长谁也没说话。次日早晨,他兄长俯身帮大师整理鞋子。

劫匪的眼泪掉在大师的鞋子上,他说:“我从来没有跟这样的智者待在一起过,像我这样的劫匪,要不然就被警察谴责,要不然就碰到别人的白眼。阿基拉这样的大师都能陪我度过一夜,说明我还有价值。”

从此,徒弟的兄长再没有犯罪。

——摘自《羊城晚报》

着眼于长处

□ 尼采

观察他人的时候,应当着眼于他的长处。若是盯着他的低劣之处或表面,这说明你的状态非常不好。因为你希望通过观察他人的短处,逃避自己愚蠢至极、不愿努力的事实,骗自己说:“我比他强。”

最好不要与不愿看他人长处的人扯上关系,否则你会立刻成为他那样低级的人。

——摘自《公务员文萃》

他人皆地狱?

□ 梁晓声

两年前有一个陌生青年叩开我家门。我一坐定就和我谈人心之不公,以及世道的险恶。随后就谈“他人皆地狱”,一副鄙视他人仿佛他们全是仇敌的样子。

他说人都是极端自私的东西。他说“人不为己,天诛地灭”这句话再正确不过了。他说他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总结出了几条生活经验,其中一条便是即使对那些怀着热忱帮助你的人,你心里也一定要防着他,并且时刻问自己——他帮助你图的是什么呢?倘若你是女性,那么对方一定有男人的非分之想无疑;倘若你正在落魄之际,那么对方一定早已想好,在你发达之后,向你勒索怎样的报答,正所谓“无利不起早”。

北京电影学院有一位教创作的老师,当年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知识青年。一次,他在新街口的“西安餐馆”里吃羊肉泡馍,见一喝醉了酒的蒙古族汉子伏桌失声痛哭,他将那蒙古族汉子扶出了餐馆,扶至一僻静处,询问:到北京来办什么事?遇到了什么困难?何以悲哀?告曰:独生子女不幸得了癌症,在北京住院。而当父亲的,因家中有急事,又不得不撇下女儿,赶回内蒙古去。女儿无人托付,去则不忍,留则不成,哭以宣泄……

老师听了说:“你放心离开北京吧!我是当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,我会代你经常到医院去探望你

女儿的……”他说到了,也做到了。他告诉那蒙古族少女:“我是你父亲的朋友,最好的朋友之一。”除了她的父亲,还从没有另外一个人到医院探望过她。每次同病房的人被探望,她是那么羡慕人家,而从此她可以获得一种情感满足了。北京对她来说,不再是举目无亲的城市了。北京有她父亲的“最好的朋友”,他答应她,会经常来看她,还给她读书,讲故事。能感受到这种关怀,对那个患了绝症将不久于人世的蒙古族少女来说,是极其重要的,也是极其需要的。

一次,他又去探望她,问她最想吃什么。她说最想吃羊肉汤。他便走出医院去买羊肉。但他衣兜里却只有七角几分钱,卖羊肉的个体摊位的摊主嫌不值得一卖,不卖。他只好请求于人家。摊主听他说完,默默抄起刀,“啪”的一刀,砍下两三斤上好的羊肉,叫他拿走,且不收他一分钱。

他困惑了,反而愣在那儿。摊主说:“我当年也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,善良的事,别叫你一个人做了,有机会,我也愿意做。”

这个老师有什么不良企图吗?这个卖羊肉的有什么不良企图吗?做如此揣度的人,只能是一种人——混蛋透顶之人。地狱并不在别处,正在每一个人内心里。所谓“圣界”也不在别处,也正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里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